稼村類藁

九

詳校官中書臣孫　溶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稼村類藁卷二十六

元 王義山 撰

啓事

賀前巡相學西閣

緣野優遊超出神仙之上真鶴坱圠願歸造化之中不

條食倉之恭爲寵于東之盐發九頓首而一引吭抑惟

本朝麻有光正或置麴桂之餘或公夾袋之儲如良醫

用方並蓄乎參苓芝术如梓人作室兼收乎榱桷棟梁然而此乃吕正獻當國之時與虞雍公宅揆之日皆職分當為之事俾人才各罄所長至若晝錦堂乃魏公佚老之居獨樂園亦涑水退閒之所以他人處此惟牢關固拒以養高獨二老不然且慱採旁搜而薦進身固處江湖之遠心常為宗社而憂伏念某學海漚如士林芥爾四舉研廣寒之桂一日看長安之花方陛對極言幾為擢舉首之淩景夏李書生薄命遭不放出頭之歐陽

公雖墮乙科覺踰已分亦嘗問求理學不能免伊川科舉奪人之譏妄習宏詞又恐犯龜山文字自售之戒獨鬱鬱其誰語將汲汲乎何求過為京尹所知誤在辟客之列載念羅官之設均為京局之榮可以非材而當此選非藉吹噓之力終無奮迅之期其官得聖之清惟仁者靜滿三農之望收斂其功看晚節之香自安於淡挺特立獨行之操於急流勇退之中閒中日月靜裏乾坤安分造堯夫之境洛下臺池外間花竹有時醉居易之

吟然可仕可止可久可速者聖人之時而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者君子之道是雖魏野嘗賡上天辭富貴之詩將恐遼人遽發無地起樓臺之問蓋識者每以此覘吾之國而我朝所恃則無兢維人行將疏北闕之恩豈可久東山而處徐行當車晚餐當肉固樂循真境之安巨川作楫大旱作霖當再為蒼生而起宜廣為之搜訪庶可備於馳驅雖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者其為人品之不齊然予曰疏附予曰奔走予曰先後者豈可

異時之乏使致令嵬瑣妄冀甄収倘蒙飛鶚薦而升或
可勉駑材而進雖素尊潞國欠再親洛社於洛中然來
自杭山喜獲出門生之門下
皈投叅政趙格庵
讀格庵之四書嘗親方册備京畿之小吏巳出大鈞恪
修騈儷之恭聊贄皈依之悃冐馬銜袖庸表摳衣伏念
某學海漚如士林芥爾僥倖韓昌黎之四舉忝竊范景
仁之乙科雖厄於不放其出頭然安敢自尤於薄命竊

嘗妄希拔萃擬習宏詞終以疲神文字之間不如刻意義理之學獨鬱鬱其誰語將皇皇乎何之乃嵩噓黍谷之灰且屢侍春風之坐賈黯既取科第得文正教之為官楊時待調京師慕程門徃而從學矧在容察之下夙依覆燾之仁懇切一誠晉越再瀆其官伊洛以前一周子乾淳以來兩晦翁自誠而明以真實地為踐履由博而約於知行處著工夫每嘆漢唐之儒不知義理之學董子述正心而正心以上之事則闕而不講昌黎論致知

而致知以下之要則畧而不言嘗以先生纂疏而觀可
為前聖絕學之繼至若齋名之取義尤於大學以用工
自此而相吾君則非心邪念之不萌推之而平天下則
全體大用之悉備此大儒出而宗主斯道而後學所以
歸依其門甚敢不愈究講明以求砭訂愚不可及也未
能救氣禀之偏賢尚在此乎深有冀師資之益

皈投浙漕洪損齋

鱃局卑微竊禄王畿之下氷臺崇峻納身洪造之中雖

趨承之日方新而歸嚮之心維舊敬修尺牘瀝冩寸丹
嘗讀平齋先生之文可為天下善類之慶謂太平之君
當與賢者共而皇極之世非棄人之時或言仁傑舉柬
之有宰相器或言蕭何竒韓信真大將才或言正倫無
負魏徵之知或言阮咸不辱山濤之薦其論趙韓王則
取其綴奏紙以進其論陳古靈則取其疏薦蕘以聞此
皆先正所云敢為執事者告偉哉華閥有此聞孫伏念
某學海漚如士林芥爾四舉閒關而得第幾在甲科一

官僥倖以媒身方成再調幸忝鹽人之職獲依䱜使之光杂鞭筭非良未慣通於齊筴幸筆耕有素頗能守於韓螫豈敢辭箬裹之勞惟恐蹈蕨甜之歎雖才非劉摯監鹽倉而有學士之稱然心慕仲淹掌西溪而得運使之舉敬九頓首而一引吭某官九垓隆名六經粹學天目出茗水草臨安而篤生異人鋒車入帝闕過家山而又持使節行即佩紫囊而上姑暫留錦水之榮某樹某水某丘且歷指昔時之遊釣維駒維驥維駱豈久煩彼

隰之驅馳刹兹兼兩路之轉輸何者非二天之覆盖圖為得月遂移近水之樓相與為春提出沍寒之谷况巳在匠石之園伯樂之厩安得不發甯戚之歌騣明之言倘令馬獲一盼於師門則繼此可終身於陶冶審傳説之象匪伊覲金鼎之調和舉膠鬲於魚端有望青冥之吹送

皈投浙漕朱尚友

燈窻積學熟讀紫陽夫子之書醝局備員獲隷尚友先

生之部卓有先儒之標的允為後學之範模輒致皈依
仰祈甄録竊嘗考封事所載無非主公道而言謂有司
舉賢才所貴正人之得謂郡守薦屬吏毋為私意所蒙
忝之公論而不遺疏遠之人求於下僚而不取軟媚之
輩輒以當家之事告于執事之前伏念某學海漚如士
林芥爾場屋閶闔於四舉殿庭忝竊於乙科以義理為
入道之門研精遻造知利欲乃點人之漆摇手莫前凡
平時思所以律諸身皆先生推此而淑後進茲忝臨人

之役獲在王畿之閒倣沿海鈔法之行務寛征榷念臨漳官賣之弊敢事煩苛皆一遵乎大訓格言冀不蹈於庸流俗吏百年雲谷久欽喬木之家四牡星軺又拜甘棠之茇是謂三生之幸遇可無一語以求知某官當代老師斯文正派以真實地為踐履於知行處著工夫作好鹽司又拈起浙東之政為名法從更詳陳榻後之書使吾道之統有傳見盛德之後必大非久進薇省藥堦之步猶且收竹頭木屑之才敢期夾袋之儲遂啓大鈞

之問不慙衙鸞妄覬陶鎔幸親令代之文公可爲師表
願效同安之王子以備門人

皈投刑堂趙平齋

枌陰夙庇敬修執贄之恭李掾卑棲遽起問鈞之想罷
未遑於趨戍乃先急於謀身輒忍恥以自鳴庶徼榮而
一顧嘗竊考古人之薦士無非與天下以爲公呂文穆
夾袋之儲博採四方之衆論虞忠肅翹材之館類皆一
代之名流曾何專取於里閭初豈有偏於親故允謂至

公之舉夫誰得議其私然處鄉黨則恂如吾夫子所以
聖維桑梓而敬止作詩者謂之恭蓋知人本自昔之所
難而居鄉乃論秀之從出所以朱買臣之貴不薦於他
人而薦於同邑之賢吳隱之之名不顯於他人而顯於
鄰居之士固自知其非稱姑畧誦於所聞伏念某折襪
短材濫巾末第立身行已惟知實地之可憑洗手奉公
粗謂仰天而無愧初筮零陵之户誤為臺府所知挈來
鴈峯濫贅烏幘慚無贅畫深愧湖南之客多賢恪守廉

勤恐爲隴西之士所恥遠依宏覆遂獲終更嘗愛劉元
城看條貫之言冐居周濂溪爭獄事之職蓋本朝之法
未嘗嚴以三尺矧先儒之論尤當寬之一分惟當仰體
天地好生之心推行祖宗不殺之意或可逃於吏責庶
不辱於師門第某也家地一寒命途多舛竊稽魯語緬
想古風鄉人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此公論之難磨滅
童子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俾後學之有依歸忘其躍
治之羞或者脫穎而出顧自媒之可醜然公舉則非私

淇官學者宗師道之標的融一心於萬事而主之以理貫萬物於一心而準之以平天下之勢持衡權重輕而各當君子之道絜矩度人已以皆公然猶合衆俊以兼收豈忍使一夫之不獲輒因叅覲就致皈依倘辱盼青或可破白興其德行道藝者既有慚月旦之評與爾鄰里鄉黨乎深有望春風之賜

通湖南帥叅政皮泉淥

十國為連夙仰帥垣之重一行作吏濫叨民牧之司喜

大造之可依撫徵蹤而深幸敢修辭贊敬瀆鈞墀其官
經濟規模弼諧事業道足以開物成務學足以尊主庇
民朕心朕德惟乃知夙荷藻旒之眷嘉謀嘉猷則入告
密參帷幄之謀頃未離場屋之時已大為縉紳所予燈
然駿譽齒于諸公之間旋以麟經首乎俊造之選竊考
春秋之大義獨為洙泗之全書筆削片言褒貶萬世縱
以游夏之高弟不措一辭有如公穀之名家特列諸傳
雖明於董仲舒而或者病其闇固雖習於公孫弘而或

者議其奸訣自漢以來專門者幾賈逵則有條例之作鍾興則有章句之文纂要於士廉而人議其迂訓詁於何休而人疑其鑿或以繁露立說或以指要為名人自為家師各異說俱未若天開景運道闡斯文自孫明復之發微一出而其學傳自程伊川之序傳一著而其理顯為說則無如横渠之粹作傳則無如文定之精迨止齋續一脉之傳至泉渌惟六人而已彼荆舒所見謬矣以新經之說易之所謂以政事殺人以學校殺後世者

其斯人乎安得為天地立心為前聖繼絕學如先生者以之輔東宮則辨明乎尊王黜伯之義以之斷國論則界限乎崇陽抑陰之嚴如徒述明公出仕以來特不過常人誦德之語用敢昌言其所學不復縷數於其他況嘗身到於黃扉佇看恩疏於紫詔風雲之會頃刻以須某辛苦燈窓迂迴場屋屢黜於有司而不改力磨桑硯之堅四舉於禮部而後成始棄韓檠之短冐然出仕凜甚曠官非庇覆之是依恐顛隮之未免夫子之墻數仞

尚祈受教於師門杜陵之厦萬間所願棲身於德宇

通江西運使曹介軒

簜節觀風夙仰崇臺之峻理曹議讞叨居列屋之卑以昔焉親炙之無繇而今也趨承之有幸三薰贄牘百拜典籤其官王振而金聲準平而繩直所學乃經濟彌綸之道其業則潔静精微之書於真實地著工夫始者自誠敬而入從原頭處去理會超然得本領之真考羣編三絕以來盡芻狗諸家之說謂田何而下凡專門者幾

獨伊川所傳為造道之精方理探極前是生兩儀兩儀
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迨心涵妙處吾聞先儒先儒聞三
聖三聖聞諸天以此而發微闡幽以此而開物成務至
若昕庭之大對巍然進士之甲科謂世變以降何嘗有
安而無危有治而無亂惟英君者作斯能轉亂而為治
轉危而為安是之謂大易之道窮則變變則通於此見
先生之學誠則明明則著果膺親擢幾列倫魁矧今乾
九五之大人才際時龍之御泰九二之君子又新治象

之開雖曰否終則傾當思復德之本或益之乃可致龜朋之助不節若何以窒蠹財之原主德固無過而小過至於大過者所當思世道雖已濟而既濟終於未濟者所當慮艮止也君心之善方萌而未固者不可以不堅定坎險也邊境之事有備而無患者不可以不豫防惟明公熟記於心庶他日大推所學無但曰吾職轉輸而已而不為當今平治之圖側聞丹扆之興思非久洪樞之入秉悉攄素緼徑上黃扉某拆襪短材濫巾末第立

身行已惟知實地之可憑洗手奉公直欲仰天而無愧初筮二水之戶誤為漕臺所知挈來鴈峯俾贅烏幕玆叨李掾又值瓜時非雲天庇覆之是依則風雨震凌而奚恃此運使最識大體所期高過於仞墻微司理幾誤平人惟有盡心於職業

通江西帥趙月山

帥垣巋闥元戎陳十乘之儀理掾備員小吏托萬間之庇况昔也快鳳凰景星之覩矧今焉又烏鵲明月之依

受容緊與他人殊謹熏沐以賤名徹其官準平而繩直
玉振而金聲所學孔孟顔曾其文歐蘇韓柳王茂洪過
江為第一流人物可以鎮浮小范老行邊有數十萬甲
兵長於制勝盖天之福人國為世而生名公豈偶然哉
必有以也仰岷峨之鍾此秀信乎蜀珍朔國家之寶惟
賢粹然趙璧偉真儒之無對見吾國之有人厥今實祚
方隆金甌尚闕帝以江淮之重國之門戶所關誰為朕
行徒得君重南至召陵北至無棣豈容土宇之中分東

望夏口西望武昌正欠舟師之一捷全憑妙筭遠制窮
邊南海疆理命召來宣行復輿圖之舊北門鎖鑰非凖
不可載清沙漠之塵然後鋪張鴻烈以之丕顯雄謨長城
遠矣顧績用之彌彰以我公來豈凡庸之可後入秉樞
機之要共調鼎鼐之勲以展經綸之規摹以宏久大之
德業某奮身寒苦賦分偏慳方陛對極言司馬公亟稱
其入等柰書生薄命歐陽子不放其出頭正衆議軒輕
之間得明公主張之力然天子自為座主故廷試不稱

門生如此知遇之深豈止輪囷之感矧又在走趨之末尚祈宏覆露之恩蘇江西安撫而拜大參願繼中興之賢相為南安司理而辨疑獄敬希前代之儒宗

通憲司俞松澗

皇華遣使夙欽六轡之光藍綬抗塵幸托萬間之庇望崇臺而拜謁馳短槧以效忱其官精神玉壺之氷氣槩金莖之露其道足以開物成務其學足以尊主庇民上規姚姒下逮莊騷極羣玉而博覽高摘屈宋濃熏班

馬兼衆作之所長頃未離場屋之時已大爲縉紳所予
追騫華於月殿旋接武於雲衢遊蓮幕則以贊畫稱宰
花封則以撫字著最是一麾之出藹然五袴之歌處事
則折之以理而人服其詳明治民則代之以寬而政尚
乎平易均之作牧不無難易之殊何者爲功莫甚凋殘
之後嘗以前賢而考艱哉循吏之稱若黃霸之守潁川
與文翁之治蜀郡皆在承平之日不過撫摩其民眷惟
瀟灘素號樂土粤自干戈兵革之後遂成瓦礫塗炭之

場惟帝念民煩公出守相與集安安之福未嘗求赫赫之名竹使分符在昔已歌於來暮棠陰滿地至今猶切於去思此愚為隣邑豐城之民嘗親見先生清江之政因稽近事惟有二賢張松山持節於湖南王留耕建臺於江右皆由此郡即峻他除惟明公旋陟於臬司在今日復司於漕運雖槩以留耕建臺於江右則異然比之松山持節於湖南則同帝眷愈隆民望尤屬然崇臺之職乃大計之攸關爰自比年以來不勝斯民之困惟論

道經邦之手乃全制用之方非正心誠意之書不載生
財之道此乃明公之素學奚待小子之贅言第恐丹詔
飛來紫宸促覲鮮于為一路福難久為京漕之淹蕭何
乃萬世功行即重酇侯之拜風雲之會頃刻以須

通臨江守李菊窩

竹使分符行托二天之庇花封試令愧非百里之才以
半生親炙之無由而一旦摳趨之有幸將歷階而伏謁
先率牘以通名稽首瓣香俯躬文席其官準平而繩直

玉質而金相漢清議之家單傳名節唐宗英之裔官禄
詞章然此特以世譜而言又孰若論當家之事嘗考先
朝執政仰惟竹湖先生比乾淳諸公箇樣人物紹濂洛
一脉吾道宗師憶昨嘉熈之間勉為先皇而起其出處
關世道之輕重其論列係民生之戚休為國老臣上方
呼於内相留佐天子人屬望於端明夫何幾詔之徵來
而乃扁舟之徑去使今世知有難進易退之節皆先生
倡為特立獨行之風亶惟我公克肖乃父尚論其世宛

然棠笏之猶新歸視其家蔚若槐陰之如舊縱未復青
氊之故物亦當峻紫槖之穹班而乃唾視九遷廉取一
郡用心寧寬厚而不流於激為政寧優柔而無過於嚴
鑄鐵成金鑄頑成仁可傳循良之吏賣劍買牛賣刀買
犢俾安耕鑿之天此真賢太守所為夫豈今俗吏可語
佇看政冣上結主知顯膺細書一札之褒榮繼刺史三
公之躅其間關未第荏苒半生初笠零陵訪漫郎三吾
之跡再尋横浦挹濂溪一脉之源不自度其疎愚乃冒

膂於絜㓗頗聞喻水久興謝推不去之謡豈謂師門遽有求可使為之許少陵廣萬間庇韋托帡幪士元非百里才願逃瘝曠

謁湖南倉趙端齋

泝西江之水嘗瞻仰於使星望南嶽之雲喜皈依於恩造既仲也得摳趨於丈席豈佰子不鑽仰於仞墻以半生傾慕之心遂一旦從遊之願切以弟兄之共學莫難師友之同宗明道伊川俱受濂溪之業韻濱坡老共登

六一之門與涑水而遊者尹公漸尹公洙受涑水之辟者
劉公攽劉公敞與叔和叔則俱號横渠之高弟堅中均
中則皆為和靖之門人以學而言則皆以孔孟為宗以
文而論則皆以韓歐為法或講明義理而為道學之倡
或編摩史籍而為通志之書此皆難弟難兄俱遇良師
良友至若郇仁郇武奴事於章安惠卿和卿僕役於荆
舒彼四不肖者固小人之雄而二大奸者尤當世所嫉
曷若吾黨之小子幸遇當時之巨儒其官守量恢宏風

規高潔如居漢世末多忠鯁之吏生若在唐時不數詞
章之太白自收高第即步亨衢身雖州縣之服勤人以
廟堂而期望左右司當謹擇所任惟人臺閣事須習知
乃居此選若昔青源白鷺已煩皂蓋朱轓自應入侍於
冕旒胡乃又持於麾節帝念湖湘之重令為兵革之場
其在平時猶究心於矜閔矧當此際盍加意於撫摩眷
惟庾司最係民命惟振貧恤孤而後可以言廣惠惟貴
糶賤糴而後可以言常平惟不奉青苗如富紹庭而後

可以居此官惟舉行荒政如朱文公而後可以稱此職此固明公之素學奚待書生之贅言第以論道經邦之才致君澤民之蘊自合作九天之霖雨豈止為一路之福星佇收安靜之庸益茂經綸之業遄歸青禁大庇蒼生如某者文字蠹魚姓名蟣虱一舉登虎榜頗妄希進士之榮三箭定天山亦屢奏將軍之捷諸公頗交譽乎子厚有司柰連枉於齊生方其刻苦於功名閭亦用工於詞學雖文章末技未足為吾道之尊然科目累人止

得為程文之習重念鶺鴒之微賤嘗供牛馬之使令
皆邑司征頂踵拜二天之賜茨川董旅陶鈞皆一力之
功惟其辱知遇之深所以相汲引而進願借齒牙之餘
論庶成羽翼之深恩伯氏吹塤仲氏吹篪敢謂同聲而
迭和大木為宗細木為桷尚期並蓄以兼取

代謁臨江倅陳所翁

監州稱半刺之尊久懷傾仰弟子修先生之敬獲遂摳
趨輙陳愚陋之辭仰冀高明之聽竊謂以貴下賤乃君

子之盛心委身事人此吾黨之大節故必有名世之士
始可為善類所宗豈以為孟嘗之客者多狗盜之徒執
李膺之御者皆龍門之彥每傷世道之薄因嘆士風之
哀急於求進者掃門不以為羞甘於自鬻者上書不以
為躁是皆無恥之輩夫豈知道之流至若世有歐陽公
蘇老泉始為之客人非晏元獻范文正肯出其門令有
身為吾道之主盟手提斯文之正印其英風義槩排山
嶽而吞湖海故有抱負者所願歸其健筆雄文橫河漢

而爍斗牛故尚詞華者所願學不此之徃則將焉依其
官氣塞兩間才高一世所負乃棟梁之器大任可勝其
立如氷雪之清纖塵不染間者嘗居於朝列胡為屈佐
於侯藩道大故為俗學所譏名高故為時人所忌倘能
少屈跬步可蓬莱之山惟不苟同拂袖去平津之閤然
上則寳之如良金美玉而人皆望以為景星鳳凰設若
有言責於時決不減慶厯之四諫使其任天下之重又
將為元祐之大臣然且尊賢而育才哀窮而悼屈來者

曲輪直桷無不見收求者渴飲飢餐無不如意譬猶太山不以峻極而辭纖芥滄海不以浩渺而却細流故雖衆俊之兼收猶恐一夫之不獲微而絲粟必也陶鈞其為儒而迂適用者少窮簷刻苦頗知厲志於螢燈老硯磨穿豈謂濫名於鴈塔冐然干禄拙甚謀身誰歟左挈以右提罕矣前推而後輓斂袵仞墻之下摳衣丈席之前安師嚴道尊不啻定夫立門外之雪追情親意浹又如光庭挹座上之風敢以平昔所聞少裨高明之末嘗

誦后山之集服膺前哲之言以司馬公呂文穆虞忠肅之編與曾文靖陳密學呂忠獻之紀萃為一卷名曰達賢因以觀諸老之推善尊能抑以見衆正之得時行道此固先儒之陳迹諒亦我公之夙心如蒙賜九鼎之言達之當路庶不使一介之士沈於下僚

稼村類藁卷二十六

稼村類藁卷二十七

元 王義山 撰

劄目

通江西憲楊高峯

其伏以孟春謹時生意融暢仰惟其官霜嚴一節風動列城九重簡知兩間協贊其謹端筴拂著諏日之吉九頓百拜貢忱于大䥶臺首丐台照

其欽以一路福星生人之司命係焉舒之為春斂之為
秋胸中自有一造化寒暑小物望而退舍彼又焉能為
沴菌鼎小忠不敢為執御者告
其兹審先膺宸綍就易使華暴公子之名豈專斷擊雋
不疑之母好在平反喜動潘輿懽騰漢部伏惟慶愜其
官淑問如臯陶式敬如蘇公持平如張釋之于定國帝
以繡衣持斧乃人命所關非廉而明者不輕畀嘗聞易
六十四卦凡刑罰之事著於大象者四噬嗑曰先王以

明罰勑法豐曰君子以折獄致刑賁曰君子以明庶政
無敢折獄旅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蓋噬嗑旅
上卦為離賁下卦為離離明也聖人知刑獄為人司命
故設卦觀象以明為主先生公而生明以洗寃澤物為
已任又嘗持濂溪之憲節矣濂溪不云乎利用獄以動
而明也敢以為一路賀其知有關西夫子舊矣門外之
雪座上之春後學之所共仰也日昨嘗修小夫竿櫝之
敬得以賤名氏聞每恨無由雅拜以展弟子禮於函丈

之側引睇崇臺恨臂不羽
其庸拙無倫豈堪議讞深惟横浦理曹乃我朝大宗師
發軔之地通書所謂治獄必中正明達敢不佩先儒之
訓今又得大賢君子臨照其上比荷竇翁先生檄為東
湖南浦以來曠官有誅席藁俟罪惟三宥之
其鄧闓霜臺大建一芥小吏所以事長事貴者何敢廢
禮謹課儷語一道少當瓣香觸突崇威不暑而汗倘辱
電擲萬億秭之幸

某揆分纂微不敢僭申使闈五城十二樓寶春之問恭想吉星次舍福慶無邊新治一切委使敢不端笏以承

通江西帥趙月山

某伏以孟冬謹月翔風兆寒恭惟某官斧鉞專征金湯鞏固九重注倚二儀昭森某謹端笈拂蓍涓日之吉東向九頓首百拜以賤名聞于都督府首丐台照

某竊惟國家置元帥府其撝呵雷霆則奔走羣動其叱咤風雨則潤澤羣生川君瀆神且為之後先擁護寒暑

小診望而退舍茵鼎小忠不敢為執御者告
朞仰惟朞官學通六藝忠貫三精其謀畧則荀攸賈詡
之容其經濟則周瑜魯肅之英其吟嘯則謝安庾亮之
雅其牧御則羊祜陸遜之仁大厦之棟梁洪流之舟楫
也四郊多壘此為何時惟硬脊梁可以當大事任本朝
自國於東南以來江其門戶也淮其藩籬也藩籬固則
門戶安矣二三豪俊為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行且誦
杜老淨洗甲兵之詩後當紀之旂常勒之金石邦其永

孚于休某敢預以為天下國家賀某嘗聞帥垣巋闇號
小朝廷屬吏之事長不敢以賔主見豈特虔若小侯之
事大國哉瞻望牙纛何時得與戎服左執刀右屬弓矢
帕首袴靴者同一羅拜

某豫章晩學聞道也末四叨秋賦僥倖一得壬戌塵忝
首蒙大魁文先生拈出由甲而乙天實為之其亦嘗進
拜師墻控九頓首謝蒙予其進眷愛之意彌隆勞問之
辭備至感激知遇永矢弗諼今也幸又以牛馬走服役

於使天照臨之下或者造就之機其在此乎願以此身
納之化治惟先生念之某不勝願望之至
某辱知舊矣深惟事長之禮不可無以爲贄謹課儷語
少嘗辦香觸突穹崇罪當萬坐倘辱電擲榮幸倍萬
某頗識分守不敢僭申使閼星珠月璧之眷伏想自天
錫祉中外惟均某服在末寮奔走職也履封恐有指呼
敢不端笏以承
通南安周竹友

某伏以秋高氣清玉宇如洗某官擁麾在道先聲已雷
上下神祇夾扶奔衛某齋祓百拜頓首那賀函于大籤
臺惠徼省覽
某載惟盱為江西名郡龜湖之清姑山之秀草木不足
以當其奇而異人出焉皆扶輿清淑所鍾也動與理俱
靜與理會何福不除膳服小忠無庸讀于執御者敢畧
之
某恭審昕陛疏恩名藩作牧分漢符而出來臨南楚之

邦奉雋母以行尤便北堂之養信矣人間之勝事喧然
境内之懽聲皆翹首延頸以俟涖止伏深慶愜
某仰惟某官人品一代之宗師學術六經之源委誰不
朱轓皂蓋罕聞斑老萊之衣縱令金馬玉堂孰若燕僖
公之守此一段事真二難并孟浩然賦萱堂之詩身尚
離於侍側潘安仁奉筍輿之樂時又在於閒居倶未若
兒典雄藩母垂鶴髮聚此一家之和氣融彼千里之陽
春嘗以本朝而觀孰為慈親之譽蘇易簡之母薛陳文

惠之母馮皆以賢稱卓哉前此行矣肩輿而上殿騈然
錫宴以疏封閭里兢稱縉紳歆艷
其生平一瓣香置之懷袖久矣擇而後炷惟是誦高文
於方冊企佳譽於班行自謂無緣可以梯接今不遠伊
邇得身親炙矣横浦雖天一方然我朝道源一脉實於
此乎基之其為之喜曰前有周濂溪於既往後有周竹
友於方來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其劍水一書生聞道也未腐爛黄冊四獻始售塵忝乙

科再調茲闕材質朽下議讞非長亶乎覆壓之是懼詎
意今茲得以末屬效駿奔杜陵之廣廈萬間白氏之大
裘散蓋非幸歟自賀其逢喜至距躍
其時文手耳於抽黃對白語非曰能之然事長有禮非
文無以為贄不善為斵血指汗顏倘辱電盼其為光寵
不啻萬億秭
其揆分綦賤不敢借申使閎五城十二樓列仙之問新
治一切委使敢不端笏以承

通江西漕使劉寶翁

某伏以孟夏謹時暑風清穆恭惟某官鵲袍烏巾錦晝
光榮風采一新穹祗拱相某謹熏祓九頓首百拜贄敬
賀床虔祈台丙

某嘗聞吉人君子動與理俱散而為一路之春風和氣
何福不除老佛氏葆練之説妄也寢餗之説贅也某僭
敢畧去某比者使節東來嘗於梅關道左膝行雅拜修
事長之禮仰蒙畧去位貌特賜予潔一被光采百倍感

激知遇千喙難宣

其竊惟轉運副使自唐始厥選甚不輕也嘗以宰相兼領矣國朝尤不輕畀伏讀國史有嘗為轉運而號為一路福星者惟鮮于公迂叟有云今復以子駿為轉運誠非所宜然欲救東土之民非子駿不可茲者伏審欽奉宸綸再持使節大江以西莫不懽忻踴躍而言曰是前日漕五羊而民歌之曰運使如水清徹底者而況鄉郡之除榮於晝錦歐公之記不云乎高牙大纛不足為公

棨元圭衮冕不足為公貴惟德及生靈功施社稷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是望公豈止誇一時而榮一鄉哉敢誦此語為先賀

某門人也棲身宇下毫髮不出他人之門頂踵無非大造之賜令此又遇使星臨照而某又以賤役獲在走趨而令而後倚賴壽持之恩不一而足非幸歟雖使自謀亦不能如是之巧安得不為距躍三百

某仰止師墻賓在門生故吏之列賀語不當落人後丞

修儷語少叙畀忱一日擲去幸甚倍萬

某揆分綦賤不敢僭申使閤五城十二樓列仙之問横

浦恐有委使敢不端笏以承

代通京尹洪雲岩

某伏以陽暢之月霜曦晶明恭惟某官麟符增重天寵

維新九重簡封兩閤協相某謹端笏拂著諏日之至吉

仰申賀厦之恭重慈下鑒

某竊惟一代異人受明天子休命來為天府民物之主

山君水妃莫不奔走率職擁護後先區區寒燠又焉敢
汾鼎餗蕭薌是時劼毖者僭敢畧去
其茲粤上睠神京中謀大尹涣揚尺札聽朕訓辭壯觀
上都煩公彈壓伏惟懽慶其嘗聞之天目之山苕水出
焉有龍飛鳳舞之狀自紹興有詔為行在所遂為帝王
州恭惟某雲岩先生巍峩八座之尊彈壓千里之地蓋
嘗伏讀前史三輔之置自武帝始試以漢世而考類當
京兆之稱然而才力巨者以斷制為能耳目察者以發

適為巧故道德之味每為刻薄所勝而根本之地反有削弱之形惟本朝先正則不然杜正獻尹京則治尚公平范希文尹京則政甚閒暇雲岩之再為臨安也蔽芾棠陰不盡前時之遺愛顧瞻枌社居多其所以曾遊伏想東坡之憫農勞乖崖之弛鹽禁利民之事不一而舉會有以知開封府拜相故事為上言者

某比者蒙恩陛辭嘗得摳衣丈席仰蒙師慈以遺舊履為念揄揚愛助端出吹噓遜遠階符屢更貴英橫浦

僻在江西盡處邈天一方望長安於日下惟有誦江東日暮雲之句
其老矣一麾得郡在省徭雜處之地已交郡事延見父老具言聖天子所以撫摩愛育之意雖岩穴嵠峒之民莫不投戈折箠羨前之為即此事可見人心天理豈終於不可化誨惟當以昌黎所謂一以為龍蛇一以為赤子以待徭民則省民亦與之俱安矣若夫廉勤二字平日得於師門者敢不服膺

某辱知舊矣深惟事長之禮不可無以為贄謹課儷語少當辦香觸突穹崇罪當萬坐倘辱電擲滎幸倍萬

某頗識分守不敢借申使閱星珠月璧之眷伏想自天錫祉中外惟均某服在末寮奔走職也履封恐有指呼敢不端笏以承

代通揚州制置李庭山

某伏以孟秋謹時老火猶熾恭惟某官斧鉞專征金湯鞏固冕旒簡注穹垕夾持某謹三宿齋沐以氏名聞焉

垂台丙
其竊維國家置元帥府其撝呵雷霆則奔走羣動其叱
咤風雨則潤澤羣生川君陸神其為擁護先後莫敢不
承厥職寒暑小物望而退舍菑鼎小忠不敢贅為執御
者告
其嘗謂揚州古都會號小朝廷屬吏之事長不敢以賓
禮見又豈特虔若小侯之事大國哉其聳聞宇宙之隆
名未遂星鳳之快覩行將與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

首袴韡者同一羅拜

其仰惟其官學通六藝忠貫三精撐托東南半壁之天控制西北二邊之地輕裘緩帶雍容有叔子之風羽扇綸巾談笑走曹瞞之敵揚為巨鎮薔薇溝之美麗茱萸灣之清泚遊觀之勝未暇也載惟南躡乎鉅海之滸北壓乎重淮之流蓋自唐以來為節鎮南渡後尤為大藩屏登摘星樓江淮南北可一目而盡又遠想破全於新塘之時皆天下奇勝陸績既往之殊勳恢拓方來之雋

軏自此而紫樞黃門有唐李德裕入相故事在其拭目
以俟
某材質朽下得效駿奔自賀其逢喜至距躍
某謹課儷辭少申事長之禮倘辱電擲萬億之幸
某頗識分守不敢僭侯潭慶有所委使敢不端笏以承

代賀左史馮初心

席前疏渥柱下陞班鳳閣摛辭久仰舍人之様螭坳秉
筆又兼學士之榮國典增華儒紳交慶伏惟其官任重

而道遠器大而聲宏其學問為真儒宗其文章號大手筆剛惟嫉惡獨秉乎鐵石之心廉不沽名確守乎氷雪之操久膺簡注經陟清華竊惟修注之司實係禁嚴之職雖上無過舉初何煩直筆之在旁蓋古置史官正欲警非心於未動不特晉班於雲霧又將渙發於風雷左史記事右史記言固賴切劘於君德外制掌書內制掌誥尤資粉澤於皇猷眷愈重於冕旒進特叅於機軸由起居之官入東西府可平步升自翰林而相凡二十餘

有故事在其聳聞除目深激慶悰望五色之雲逶知瑞
氣捲一簾之雨願丐餘波恭惟賀私仰祈台丙

代賀右史王侍郎

發號楓宸陞華柱史細旃廣厦固嘗說金殿之書彩筆
丹墀又來侍玉皇之案清光近止輿論翕然恭惟其官
比業川博學宏詞當世之宗工巨筆自先秦以來未見
之典猶尚賄胥中至組練而後一變乎繪絺復見古作
果持老筆入直禁庭夜宿鸞坡試與元等詔諭旨之手

日親翠幄講說命三篇格君之辭乃令符柱下之一星
自古重螭頭之二史既要地據緊班而立則台階可平
步而升岩叟擢起居即登樞府正仲除修注隨拜右丞
此儒者榮皆當家事某棲身厦庇喜聽郵傳望五色之
雲遥瞻瑞氣捲一簾之雨願丐餘波恭控慶私仰祈台
照

賀贛守胡石壁

忻陛疏恩台藩作牧瞻佘襄公之坐處仍此來遊訪趙

清獻之留題居然如舊旗旄改觀穠袴先聲伏惟歡慶
其仰惟其官於知行處著工夫以真實地為踐履人謂
何無忌似舅惟公獨立而無朋世言胡安定教人其學
由體而達用凡麾節之所至其風采為如何如高山深
林龍虎莫測其變化如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迨
高卧乎東山嘻九遷其何物元城之問曾不通於政府
質肅之書未嘗至於京師嘗侍丈席之傍親聆謦欬之
反非不知有速化之事決不肯為阿附之徒此硬脊梁

乃真石壁故聞先生之風者鄙夫寛懦夫立而充先生所學大臣法小臣廉乃今不薄淮陽而來肯為章貢之重福千里幸矣澤四海謂何行逕詔綸即躋法從其辛苦一燈四充秋賦忝竊乙科再調銓曹叨受茲闕惟是某讀書不多聞道也未每於當世之鉅人名德未嘗不願北面而事下風嘗謂石壁先生今第一流也學問為世儒宗文字為大手筆政事為妙監司他日論思獻納則為名侍從輔佐彌縫則為賢宰相後學晚生捨此將

安之乎

問候祕監文文山

某不天先君藐棄禍鉅痛深首辱慰唁扶憊跪讀悲感盈抱未果造台墀俯伏九頓以謝拊己自訟凜如負芒泰度包荒諒蒙矜貸其故臈訪聞緑綈一封喚歸禁近善類皆曰君子道長時也衆陽用事躋世唐虞指日可冀乃正月之朔恭覩御筆峻除某官可直學士院跳郎星卿月而上著之紅燭紫薇之地位置甚清公論惟允

玉堂得真學士矣先生之文黼黻皇猷金玉王度一揮
九制文詞典雅真有三代之風自大魁而知制誥罔俾
蘇陳二公得以專美于前矣娥眉之嫉胡爲乎來哉得
非道大者難容名高者易毀直如磨而不磷涅而不緇
何考槃在阿碩人之邁青原白鷺能久留乎鋒車揺揺
行矣徵召狀元大拜者有呂文穆王文正李文定之芳
躅在其翹企以俟其去冬奉先君襄事後人子之情不
待霜露既降而君焄蒿悽愴常割于懷久當熏沐尺箋爲

師門敬素冠奕奕何等姓名不敢以瀆非慢也令弟其
官綵侍雍容塤箎迭奏誠一家盛事怡聚乞呼名

乾隆御覽之寶

稼村類藁卷二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秦泉

謄録監生臣鄒曾蔭